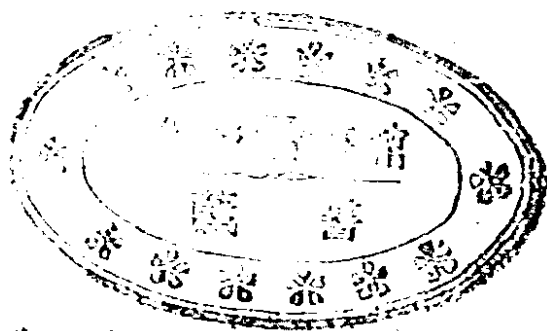


卡昆岡



854.6
946
2



余序

不知是什麼緣故，志摩小曼都和意大利的戲劇發生了一種關係：志摩譯過「死城」，小曼譯過「海市蜃樓」。或許是偶然的能，他倆最近合作的「卡昆岡」，在我個人看，也做彿有一點意大利的氣息。

提到意大利的戲劇，我們便不能不想到他們的兩個重要時期：文藝復興以後和現代。文藝復興以後的意大利戲劇觀念是「食古不化」；變本加厲，批評家誤解了亞里士多德及何瑞思的原理，把它們鑄成了一堆死的規律。他們蔑視中世紀的成績，蔑視民間的戲劇，他們不明白編劇家與劇場演員及觀眾間的關係：結果是意大利沒有戲劇除掉一些做古的空洞作品，一般人沒有品味除掉維持粗俗的短打和蒙面喜劇。經過了十八世紀的法國影響和十九世紀的沉寂，四十年來，意大利的戲劇在世界文藝上終於佔了一個地位。從近代意大利戲劇裏，我們看得見詩同戲劇的密切



關係，我們看得出他們能夠領略人生的奧祕，並且能夠火焰般的把它宣達出來。急進一步，他們中間並且創立了所謂之未來派的戲劇，雖然它不能得到生命的延長。在意大利的現代戲劇裏，除了一兩個作家之外，能夠持平不偏的幾乎再沒有了。但是他們的氣魄，他們的胆量，總是配受相當的敬意的罷。

剛才我不是說志摩小曼合作的「卞昆岡」做佛有一點意大利的氣息麼？這話可又得說回來了，這個做佛是有限制的，並不是絕對的。雖然「卞昆岡」也多少有些古典的體制，可它並不是死守那文藝復興以後的呆板理論，並且，我還以為作者在動筆以先並不會想到過任何戲劇理論。至於氣魄和胆量，「卞昆岡」倒比較的和意大利現代劇接近得多。在有意無意之間，作者怕免不了「死城」和「海市蜃樓」一類的影響罷。這都是我妄測的，作者及讀者都不見得肯和我同意，我知道。

其實，志摩根本上是個詩人，這也是在「卞昆岡」裏處處流露出來的。我們且看它字句的工整，看它音節的自然，看它想像的豐富，看它人物的選擇，看它——

不，也得留一些讓讀者自己去看不是？他的內助在故事及對話上的貢獻，那是我個人知道的。志摩的北京話不能完全脫去峽石土腔，有時他自己也不否認；「卞昆岡」的對話之所以如此動人逼真，那不含糊的是小曼的貢獻，——尤其是劇中女人說的話。故事的大綱也是小曼的；如果在穿插呼應及其他在技術上有不妥當的地方，那得由志摩負責，因為我看見原稿，那是大部分志摩執筆的。兩人合作一個劇本實在是不很容易，誰都不敢冒這兩人打架的危險。像布孟 (Beunmont) 弗雷琪 (Fletcher) 兩人那樣和氣不是常有的事。詩人葉芝 (W. B. Yeats) 同格里各雷夫人 (Lady Gregory) 合作劇本時是否也曾經打架，我不得而知，不過我想用他們來比譬志摩小曼的合作，而且我以為這個比譬是再切貼沒有的了。至於究竟是否切貼，我也不在此地多說，還是請讀者去看一看 “The Unicorn from the Stars” 罷。

說志摩根本上是個詩人，在此地並不含有恭維他的意思。假使莎士比亞不進劇

場，沒有白貝治一班朋友，也許他只繼續寫他的商頤 (Sonnet)。詩人上再加戲劇兩個字是非經過劇場的訓練不可的，這件事似乎在歷史上還沒有過例外。我曾勸志摩約幾個朋友排演「卞昆岡」，把它排印單行本我也是慫恿最力的一個（因此志摩便責成我寫一篇序）。那末，有不妥的地方以後我們及作者自己都好避免，而我們更樂得領會它的長處。我們的戲劇界沉悶極了，有它出來給我們一個刺激多少是件好事不是？新戲劇的成功早晚就要到的，「卞昆岡」正好做一個起點。

我不希望「卞昆岡」有人把它當一件傑作，因為作者還有無窮的希望，而這個無窮的希望又是在「卞昆岡」裏可以感覺得到的。我更不希望只是「卞昆岡」的作者有無窮的希望，因為建設新戲劇決不是一兩個人的私事。

上沅。十七年六月，上海。

卞昆岡

登場人物

阿明 卞昆岡子

卞母

李七妹

卞昆岡

嚴老敢 昆岡助手

老瞎子

尤桂生

石工甲

石工乙

王三嫂

地點 山西雲岡附近一個村莊



作 鷗 小 江

(景 佈 幕 一 第) 下 蔭 棗

第一幕

佈景

卡昆岡家，台右露一角，檐頭鋪松茅綻出成蔭。門前一大棗樹，蔭下置有木桌及條凳。台後一木柵，有門。遙望見草原及遠山景色。院內雜置白石小佛像及其他生物石象。

阿明年八歲，神態至活潑，眉目尤秀麗，穿青布短褂。幕起時阿明正倚棗樹下木桌邊吹胰子泡，身旁一小石馬。天時約五月。時近旁晚，遠山斜陽可見。

阿明（吹泡）癢了！真討厭，老不大就癢了。我想吹一個地球那麼大的……這好……上去，飛上天去……呼，呼……上去……呼……好了，好了，這回好了！
唷，又扁了！一個大地球扁了！……（聞三絃聲）咦！他來了。（至木柵門）

老周，你回來了。明兒見罷。（走回，騎石馬上吹泡）再來一個。

奶奶，奶奶！快來，快來，看我的大地球兒……奶奶，來呀，再不來這地球又要破了——你瞧！奶奶，你倒是那兒去了？

下母（自內）來了，又這兒淘氣了阿明！胡嚷嚷的叫奶奶做甚麼呀！奶奶這兒正做着麵哪，做好好的炸醬麵等你爸爸回來喫哪。……（自門內轉出，腰圍廚裙，手沾麵粉，年六十餘，頗龍鐘，行路微震。）

你瞧我這一手的粉……怪累人的……你怎麼了阿明？好，胰子水又潑了一桌子一地，什麼地球不地球的！（檐前取水洗手）你爸爸不是今兒回家嗎？太陽都快下山了，他這就該到了，快不要頑皮，好孩子，也叫你爸爸歡喜。（收拾桌子。阿明騎馬，作馳騁狀。）

阿明 唷，對了，可不是爸爸今兒個要回來了麼！我又有糖喫了，又有好東西玩兒了！我可不喜歡爸爸那頭小黑驢，老低著頭一顫一顫的多難看，那有我這大白

馬好，長得又美，跑得又快。得兒吁！

卞母 大白馬？叫你有大白馬還了得，這房子都該讓你給衝倒了呢！（取竹椅坐樹下。阿明趨伏膝前。）

阿明 奶奶，奶奶！

卞母 幹什麼了？

阿明 （聲音緩重）奶奶，爸爸真這麼疼我麼？

卞母 傻孩子，爸爸不疼你還疼誰。

阿明 幹麼他老愛看我的眼睛？

卞母 （音微澀）傻孩子，你那小眼珠兒長得好看，你爸爸愛瞧。

阿明 幹麼就我的眼睛好看，奶奶，你的眼睛不好看嗎？

卞母 爸爸愛你的眼睛就爲你的娘……

阿明 奶奶說呀，我娘怎麼了？我娘？奶奶不說我娘早成了仙了嗎？奶奶，可是您

說我娘怎麼着？

卡母 傻孩子（手指阿明眼睛）你這對小眼珠兒，就是你娘（音發震）你娘當初的一雙眼睛一樣。你爸爸就是最愛你娘的一雙眼睛，現在你娘不在了，他所以這麼疼你，愛看你的眼睛。誰家的爸爸也沒有像你爸爸那樣疼兒子。他有時簡直像是發了瘋似的，我看了都害怕。苦命的孩子，（撫他的頭面）這年歲就沒了娘，就有一個老奶奶看着你（舉袖拭淚）。我又老了，管不了你，你有個娘多好！可
是你爸爸……

阿明 我不，有奶奶不是一樣好，爸爸疼我，我疼奶奶！奶奶別哭呀，好奶奶（舉小手爲拭淚）我疼你極了，你別哭了，爸爸快回來了，回頭他見你哭又該不高興了。我們到門前去望望看好不好？他那麼大個兒騎在頂小的驢兒上，我們老遠就看得見的（躍起趨柵門前站石上外望）太陽都快沒了，那山上起了雲，好像幾個人騎着馬打架呢，都快黑了，像是戴了頂帽子，白白的。怎麼影兒都還

沒有哪，怎麼回事？今兒許不來了吧？那多不好，奶奶！

唷你瞧，爸爸倒沒有來，街坊那女人像是又上我們家來了，誰要他老來？

卞母 女人，誰？

阿明 就是那姓李的寡婦！

卞母 去你的，孩子們說什麼寡婦不寡婦的，越來越沒有樣兒了！孩子們第一得有規矩，不許胡說亂話的，她也待你頂好的，來了就該叫她一聲姨。

阿明 姨！臊子泡！我才沒有那麼大功夫呢！

卞母 （怒）頑皮，再說奶奶要打了！（李七妹已推木柵門進院，說話帶笑聲。李年約二十四五，面有脂粉痕）

七妹 老太太在家嗎？（轉眼見阿明倚木柵邊，急趨向欲抱之）唷，這不是小阿明麼，乖孩子，就是你機伶，（阿明不顧，馳去騎弄白馬。）好寶貝！

卞母 阿七妹，我說是誰呢，幾天不見了？快別理阿明那孩子，他什麼都好就是怕

生，要說呢歲數也不小了，小機靈什麼都說得上，就是怕生不好。你又上那兒玩兒來了，這天色好誰都想上山去玩，就我這老骨頭挪活不了。

七妹 可不是好天氣，前兒個我和王三嫂到雲岡大佛寺燒香去了。才熱鬧哪，老太太，那年也沒有今年旺！山裏的石榴花開得多大，通紅的一片，才好看呢。

卞母 噢，到大佛寺，你們沒有碰見我們昆岡嗎，他說今兒回來的？

七妹 可不是我們一去就見着卞爺了嗎？我們還看着他雕像來了哪。他正雕着一尊騎大獅子的佛爺，就跟那山上的一模一樣，真好工夫，獅子好，佛爺的相兒更好，真像活的。那來這手勁，看着一點也不費事，一鎚雕活了一隻眼，又一鎚給雕上了那活靈的神兒，真有他的。老太太，您沒看見那小饅子嚴老敢呢，他老張着一只大嘴，瞪着一雙大眼，瞧着他老師的工夫，整個兒看呆了，那神兒才可樂哪！

卞母 這碗飯也不是容易喫的。昆岡倒是從小就近這門兒，才四五歲就拿白粉在牆

上滿塗，前年過世的鄭老爹見了就誇這孩子有天才。我倒是歡喜他雕蒺象，事兒是累，可是修好的事——你不坐坐？

七妹 唷，我來胡扯了半天，倒忘了我是幹什麼來了！可不是，老太太，我要問您家借那水吊子使一使，我們家那個讓胡掌櫃家借去使壞了。我可不能使壞您的，明兒個就來還。這天乾得井水都不能喫了，我還是願意走遠幾步路自己去打泉水用，那清甜多了。

卞母 水吊子，門外那一個你拿去使就得了，我們屋子裏另有着哪。說是，昆岡怎麼還不來；阿明，你聽着那道上有驢鈴沒有，我是真老了，牲口晃到我跟前，我有時候還聽不見哪！

阿明 （正忙着拿一副草繩做的馬韁給套上他的白馬）那有驢子，就有我的馬——得兒呀！

七妹 （斜眼看阿明）這孩子倒真是乖；沒有娘的孩子真是苦，奶奶可累着了。他爸

爸不是頂疼他的嗎？

卞母 我們正說哪，誰家的爸爸也沒有他爸爸那麼疼兒子。也是他那一雙眼睛，簡直跟他娘的一式兒沒有兩樣，長長的眼毛，黑黑的眼珠子，他父親（低聲）就迷這對眼睛！你瞧着，昆岡一回來，汗也不擦，灰也不揮，先得抱住了他直瞅他那雙眼睛，就像是他眼睛裏另外有一個花花世界似的。

七妹 男人本來都是傻的……

阿明 唷，那不是小黑驢的小鈴兒響（遠遠聞鈴聲），我來看！（奔柵門口，企着望）是的，奶奶，是的，爸爸回來了。他哼是急了，直要小黑驢跑快，小黑驢真乏，偏跑不快，那有我那大白馬跑得快。那不是到了嗎！我接他去……（開柵門要跑）

卞母 耽着，孩子！不許亂跑，回頭再閃交，上回不是閃破了鼻子流了好些血，你爸爸還怪着我哪。等着吧，孩子，一忽兒就到了（驢鈴聲漸近。阿明一手曳開

木門，探頭出外，高聲叫）

阿明 爸爸！爸爸！

昆岡（自內）來了來了孩子，你爸爸來了！（進門。面紅出汗，風塵滿身。）這不來了嗎孩子！（擎舉阿明親吻之，）乖孩子，你等急了不是？（看阿明眼，神情凝重，如在新禱）好孩子，我的親孩子！（放下，攜阿明手走向卞母）娘，我回來了！

卞母（起立復坐）我說太陽都沒了怎麼還不來。這一時好嗎，昆岡？李七妹剛才來，正說着你，你們不是在大佛寺兒見着了嗎？

昆岡 是的娘，（向李領首，）這幾天燒香真旺，我說娘要是高興出去燒燒香，山裏看看大紅花倒不錯呢。李家嫂嫂不是前兒個當天就回來了嗎？

七妹 回來天都全黑了！王家嫂子在路上直害怕，三步併着兩步走的，差點兒閃了個大跟斗！

昆岡 怎麼，這二十來里地你們全是走的，好！

七妹 不，那不成。我們騎驢兒到百善村才跑路的。好，要全走那道兒得半夜還不準到得了哪！你快歇着吧，走道兒怪累的，今兒個天又熱，你瞧你汗都透了！我也該走了，老太太，你們喫了晚飯早點兒睡吧。那吊子我使完了就拿來還。

阿明乖，叫我聲姨！

阿明 我不叫！

昆岡 嚙，誰說的，小孩子怎沒有規矩！

七妹 今兒不叫明兒可得叫，我買糖你喫。走了，明兒見，卞爺！

昆岡 明兒見，李嫂。

（李出木門去，低聲唱歌，時天已漸闇）

卞母 咳，七妹倒是個痛快人，可惜命運不好！

昆岡 什麼，她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樣的人，瞧那樣兒可不怎麼樣——端正。

卞母 得了，別胡說八道的，人家還是新寡呢，我知道你心裏反正除了青娥別人都瞧不入眼的，可是呢死的也死了，你也有時得同活想想，別成天的做夢了。

昆岡 唉，娘呀，誰說我不轉念頭呢，可是我老忘不了青娥，娘！你也是個明白人，你說罷，說句良心話，這全村上那個女人能比得上青娥半點兒，不用說長相兒，就是性情脾氣也沒像她那樣好的。我真不敢草率，回頭一個不好碰着個脾氣不好的不是叫我的阿明受苦麼？

卞母 阿明，爸爸有一個新媽媽好不好？

阿明 奶奶，爸爸，我可以不要新媽媽，我只要奶奶疼我爸爸愛我就夠了。我不要什麼新媽媽！

昆岡 （很難過的樣子）知道了，孩子，大人在這兒講話不要多口，好孩子去玩去吧。（兩眼看着遠山）娘呀！你老人家放心罷，讓我慢慢的來想想，反正有的是時候呢。你去做飯來吃罷。

卞母 好，這才是呢，我也不是屢次的逼你，爲的是我也一年不如一年了，我這回的病（搖頭）真說不定那天……我也是爲的阿明一個人，咳，正是的，好好的青娥，爲甚麼拋了我們前頭走了呢，好……也是阿明命該是沒有娘……這是那裏說起……（自言自語的走了進去，昆岡一直瞧着她走了進去。等了一忽兒）

昆岡 咳！青娥，你知不知道自從你走了，我們家裏再也沒有樂趣了？青娥……青娥……你怎麼叫我忘得了你，咳……（回頭尋找阿明，見他正騎馬，面轉笑容）……孩子是真可愛。來來孩子，爸爸回了家，你快活不快活？

阿明 快活極了。爸爸，你不去了吧？我要你老跟我耽着，陪我玩兒。爸爸不在家，就有那大白馬陪我玩兒，我今兒給做了根韁繩，下回我拉緊了韁繩，它就跑不了了不是？

昆岡 明兒我請你騎驢，我做你的驢夫，好不好？

阿明 不好，你那小黑驢兒脾氣怪不好的，老別扭，那有我那大白馬好，它從沒有

叫我閃跟斗，我就要好爸爸陪着我玩兒。（撲入懷）

昆岡 孩子，真好孩子。可是你爸爸有事，回家就一兩天就得走。奶奶領着你不好嗎？

阿明 奶奶好是好，可是奶奶老了。奶奶不是忙着做活做飯，她就坐在大椅子上瞌睡。她也不叫餵我的好白馬。我編故事兒給她聽，她聽不到三句又睡着了。她又非得逼着我叫她姨，就那個寡——

昆岡 嚙，誰教你的，小孩子可不能胡說，奶奶教你總是不錯的，教你叫姨你就得叫姨。她常來咱們家不？

阿明 常來，來了就要我叫姨。我可不喜歡她。她唱得也不好聽，又偏愛唱，剛才不是一出咱們的門就哼上了嗎？

昆岡 不許胡說話。有什麼好事兒講給爸爸聽？

阿明 我想——噢，有了。爸爸，我知道了！

昆岡 你知道什麼了？

阿明 奶奶對我說的。

昆岡 說什麼了？

阿明 說爸爸！

昆岡 說我什麼了？

阿明 爸爸爲什麼老愛看我的眼睛？

昆岡 你知道了那個，孩子！（親之）多美的一雙眼睛（神思迷惘），我的兩顆珍珠，兩顆星。青娥，你是沒有死，我不能沒有你。佛爺是慈悲的。這是佛爺的

舍利子！

阿明 爸爸，怎麼了？跟誰說話了，我害怕！

昆岡 （驚醒）不怕，孩子。我——我想你的娘哪！

阿明 我娘她不回來了。

昆岡 你是她給我的。

阿明 爸爸，我要是沒有我這雙眼睛，你還疼我不？

昆岡 別說胡話，怎麼會沒有這雙眼睛，我的寶貝。

阿明 就像那關帝廟前小屋子裏那彈琵琶的老周。

昆岡 你說那老瞎子？

阿明 是呀，要是我同他一樣瞎了眼怎麼好，那你一定不愛我不疼我了，我知道！

昆岡 不許說，小腦子裏那來這些怪念頭！

阿明 我不說了，我就要爸爸老是這麼疼我，老陪着我玩，老愛看我的眼睛！

昆岡 親兒子！

卡母 (自內) 喫飯了，阿明。快來？

昆岡 奶奶叫喫飯了，快去。小黑驢兒也還沒有喫哪。奶奶管你，我得管他。你去吧。

阿明 爸爸，咱們說着話這天都黑了，什麼都看不見了，我怪害怕的。

昆岡 有我呢，有你爸爸。……到時候了，你先去吧。

阿明 你也就來吧？

昆岡 就來。

（昆岡起身出木門解驢身鞍座，台上已漸昏暗，屋內點有燭火，卞母咳嗽聲可

聞。卞母出。）

卞母 昆岡！

昆岡 （自木門入院）娘，你叫我？

卞母 快來喫飯吧，你也該歇歇了。

昆岡 來了，娘。

第二幕

佈景

雲岡附近一山谿過道處，有樹，有石。因大旱谿涸見底，遠處有鑿石聲。時上午十時。石工甲乙上。

甲 這天時可受不了！卡老師還是逼着我們作工。

乙 天時倒沒有什麼，過了端午也該熱了。倒是這老不下雨怎麼得了？整整有四個月了，可不是四個月打二月起，一滴水都沒有見過，你看這好好的樹都給燒乾了！這泉水都見了底了！老話說的「泉水見了底，老百姓該着急」，這年成怕有點兒別扭。息息走吧，這樹林裏涼快。

甲 息息息息。啊唷，這滿身的汗就不用提了！（坐石上）你抽煙不？（檢石塊打

火點烟斗)

乙 我說老韓，這幾天老卞準是有了心事了。

甲 你怎麼知道？

乙 瞧他那樣兒就知道。他原先做事不是比誰都做得快，又做得好。瞧他那勁兒！見了人也有說有笑的。這幾天他可換了樣了，打前兒個家裏回來，臉上就顯着有心事，做事也沒有勁。昨兒個不是把一尊佛像給雕壞了？該做事的時候也不做事，老是一個人走來走去，搔頭摸耳的。要沒有心事他怎麼會平空變了相兒呢？

甲 對了對了，給你這一說破我也想起來了。昨兒不是嗎，我喫了晚飯出來，見他一個人在那塊石頭上坐着，身子往前撞着，手捧着臉，眼光直發呆，像看見又像看不見，我走過去對他說「卞師父，喫了飯沒有？」他不能沒聽見，可是他還是那楞着，活像是一尊石像。回頭我聲音嚷高了，我說「喂，卞師父，怎麼

了？睡着了還是怎麼着？」他這才聽見了，像是做夢醒了似的站起來說「老韓，是你嗎？」你說得對，要沒有心事，他決不能那麼楞着。

（樹林外有絃聲，甲乙傾聽。）

乙 又是他，又是他！

甲 誰呀？

乙 那彈三絃的老瞎子。誰也不知道他是那兒來的。他住在那什麼，關帝廟前的一間小屋子裏。也沒有舖蓋，也沒有什麼，就有他那三絃，早晚出來走道兒，就拿在手裏彈。也不使根棍兒，可從來不走錯道。有人說他是神仙，有人說他算命準極了，反正他是有點兒怪。

甲 他這不過來了嗎？

（瞎子自石邊轉出，手彈三絃。坐一石上。）

乙 我們問問他好不好？

甲 問他什麼？

乙 問他——幾時下雨。

甲 好，我來問他。（起身行近瞎子）我說老先生，您上這兒來有幾時了？

瞎 我來的時候天還下着雪，現在聽說石榴花都快開過了——時光是飛快的。

甲 聽說您會算命不是？

瞎 誰說的？命會算我，我不會算命。我是個瞎子，我會彈三絃，命——我是不知道。

甲 （回顧乙）這怎麼的？

乙 （走近）別說了，人家還管你叫活神仙呢！街坊那胡老太太不是丟了一個雞來問你，你說『不丟不丟，雞在河邊走』，後來果然在河邊找着了不是？別說了，是瞎子還有不會算命的？咱們也不問別的，就這天老不下雨，莊稼都快完了，勞您駕給算算那天才下雨？

瞎 什麼？

甲乙（同）那天下雨？

瞎 下雨，下雨，下血吧，下雨！

甲乙（同）您說什麼了？（指天）下雪？

瞎 你們說下雨，我說下血，說什麼了！

甲乙（驚）下血？（指手）

瞎 對呀，下血，下血，下血！

（甲乙驚愕，相對無言，卞昆岡與嚴老敢自左側轉出。見瞎子，稍停步復前）

卞 老韓，他說什麼了？

甲乙（同）我說是誰，是卞老師跟嚴大哥！

卞 他說什麼了？

乙 我們問他那天下雨，他不說那天下雨，倒還罷了，他直說下血，下血，下血，

他又不往下說，你說這叫人多難受，什麼血不血的。

卞 你們知不知道那天下雨？

甲乙 不知道呀。

卞 還不是的，你們不知道，他怎麼能知道？

瞎 對呀，你們不知道我怎麼能知道！

甲乙（怒）你倒是怎麼回事，人家好好的請教你，你倒拿人家開心，活該你瞎眼！

瞎 瞎眼的不是我一個，誰瞎眼誰活該，哈哈。

甲乙（向卞）卞老師，你說這瞎子講理不講理？

卞 得，得，這大熱天鬧什麼的，你們做工去吧。

甲乙（怒視瞎子）真不講理！（同下）

瞎 講理，這年頭還有誰講理！

卞 得，你也少說話。

瞎 誰還愛說話了吧！他們不問我，我還不說哪！哈哈。

嚴 不管他了，老師，還是說我們的。這邊坐坐吧。

（卞嚴就左側石上坐。瞎子起，摸索至一樹下，即倚樹坐一石上，三絃橫置膝上，作睡狀。）

卞 咳！

嚴 師父有心事，可以讓老敢知道不？

卞 不是心事，倒是有點兒——爲難。

嚴 什麼事爲難，有用老敢的地方沒有？

卞 多謝你的好意，老敢，這事兒不是旁人可以幫忙的。

嚴 那麼你倒是說呀，爲什麼了，老是這唉聲歎氣的？

卞 也不爲別的。你是知道我的，老敢。我不是一個隨便的人，你是知道的。也不是忘恩負義的人。青娥是真好，我們夫妻的要好，街坊那一個不知道？她是產

後得病死的，阿明長不到六個月就沒有了娘，是我和老太太費了多大的心才把這孩子領大的。

嚴 阿明真是個好孩子。

卞 阿明今年八歲，我的娘今年六十三。可憐她老人家苦過了一輩子，這幾年身體又不見好，阿明又大了，穿的吃的，那樣不叫她老人家費心？咳，也難怪她，也難怪她！……她原先見我想念青娥她就陪着我出眼淚，她總說，「快不要悲傷了，昆岡，這孩子就是青娥的化身，我們只要管好了他，青娥也可以放心了。」後來她看我滿沒有再娶的意思，她就在說話上繞着灣兒要我明白。咳，我又何嘗不明白呢？青娥在着的時候，她好歹有一個幫助，婆媳倆也說得來，誰家婆媳有我們家的要好？青娥一死一家子的事情就全得我娘來管。我又不能常在家，在家也不成，只是添她老人家的累，吃的喝的，都是她。早兩年身體還要得，家事也還可以對付。去年冬天的那一病，可至少把她病老了十年，現

在走道兒都顯着不靈便。她自己也知道，常對我說「昆岡，我是不成的了呢」，我聽了她的話我心都碎了。她呀，打頭年起，就許我不回家，我要一回家，她就得嘮叨。

嚴 她要你——

卞 可不是。她要我再娶媳婦。我這條心本來是死了的。每回我看着阿明那一雙眼睛，青娥就回到了我的眼前。我和青娥是永遠沒有分離過的，我怎麼能想到另娶的念頭？可是我的娘呀，她也有她的理由。她說她自己是不中用的了，說不定那天都可以……可是一份家是不能不管的，阿明雖則機靈，年紀究竟小，還得有人領着，萬一她要有什麼長短，我們這份家交給誰去，她說。她原先說話是拐着灣兒的，近來她簡直的急了，廠開了成天成晚的勸我。「阿明不能沒有一個娘，」她說，「你就不看我的面上，你也得替阿明想想，」她說。「誰家男人有替媳婦兒守寡的，」她說，「你爲青娥守了快八年了，這恩義也就夠

厚的了，青娥決不能怪你，你真應得替活着的想想才是呢，」她說。這些話成天不完的嘮叨，你說我怎麼受得了老敢？

嚴 真虧你的，師父，我聽了都心酸。老太太倒真是可憐，說的話也不是沒有理。本來末，死了媳婦兒重娶還有什麼不對的，現在就看您自己的意思了。您倒是打什麼主意？

卞 這就是我的爲難。說不娶吧，我實在對不住我的娘，說娶吧，我良心上多少有點兒不舒泰。近來也不知怎麼了，也許是我娘的緣故，也許是我自己什麼，反正說實話，我自己也有點兒拿把不住了。——

嚴 師父！

卞 (接說)原先我心裏就有一個影子，早也是她，晚也是她。青娥，青娥，她老在我心裏耽着。近幾天也不知怎麼了，就像青天裏起了雲，我的心上有點兒不清楚起來了。我的娘也替我看定了人，你知道不，老敢？

嚴 是誰呀？

卞 就是——就是我們那街坊李七妹……

嚴 (詫異) 李七妹，不是那寡婦嗎？

卞 就是她。

嚴 她怎麼了？

卞 我不在家，她時常過來看看我的娘，陪着她說說笑笑的。她是那會說話，愛說話，你知道？原先我見着她，我心裏一式兒也沒有什麼低哆，可是新近我娘老逼着我要我拿主意，又說七妹怎麼的能幹，怎麼的會服侍，這樣長那樣短的，說了又說，要我趁早打定了主意。要不然她那樣活鮮鮮的機靈人還怕沒有路走，沒有人要嗎，我娘說。我起初只是不理會，禁不得我娘早一遍晚一遍的，說得我心上有點兒模糊了。我又想起青娥，這可不能對不住她，我就閉上眼想把她叫回來，見着她什麼邪念都惱不着我。可是你說怎麼了，老敢，我心上想

起的分明是青娥，要不了半分鐘就變了相，變別的還不說，一變就變了她……

嚴 她是誰？

卞 可不是我們剛才說的那李七妹嗎？還有誰？

嚴 把她趕了去。

卞 趕得去倒好了，我越想趕她越不走，她簡直是耽定了的，你說這是怎麼回事？

嚴 您該替阿明想想。

卞 可不是，要不爲阿明，我早就依了我娘了。那家的後母都不能歡喜前房的女，我看得太寒心了，所以我一望着阿明那孩子，我的心就冷了一半。

嚴 嚙，還是的！

卞 可是我娘又說，她說李七妹是頂疼阿明的，她決不能虧待他。有一個娘總比沒有娘強，她說。

嚴 師父！

卞 怎麼了？

嚴 我也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多半兒想要那姓李的。

卞 可是——

嚴 可是我說實話，那姓李的不能做阿明的娘，也不配做師父的媳婦。趁早丟了這意思。師父要媳婦，那兒沒有女人，幹麼非是那顛狂陰狠的寡——

卞 別這麼說，人家也是好好的。

嚴 好好的，才死男人就搽胭脂粉！

卞 那是她的生性。

嚴 (詫視)師父，您是糊塗了！

(林外一女人唱聲)

卞 聽，這是什麼？

瞎 (似夢囈)下雨，下雨，下血吧，下雨！

卞（驚）怎麼，他還沒有走？

嚴 他做着夢哪！

（唱聲又起，漸近。）

卞（起立）喔是她！

嚴 是誰？

卞 可不就是她，李七妹。

嚴 喔是她！

（李七妹自右側轉入，手提水吊，口唱歌）

李（見卞現驚喜色）唷！我說是誰，這不是卞爺嗎？

卞（起立）喔，李嫂子。

李（微愠）什麼嫂子不嫂子的，我名字叫七妹，叫我七妹不就得了。

卞（微窘）你怎麼會上這兒來呢？

李 你想不到不是！我告訴你吧，我姑母家就在前邊，昨兒她家裏有事，把我叫來幫幫忙兒的。這天乾得井水都吃不得了，我知道這兒有泉水，我溜踏着想舀點兒清水回去泡一碗好茶吃。誰知道這太陽凶得把這泉水都給燒乾了，我說甯，這怎麼的，難道這山水都沒了，我就沿着這條泉水一路上來。這一走不要緊，可熱壞了我了，我瞅着這兒有樹，就趕着想涼快一忽兒再走，誰知道奇巧的碰着了卡爺你！甯，可不是，這裏該離大佛寺不遠兒了，那不就是您做工的地方嗎？

卡 不錯，就差一里來地了。

李 （看嚴）這不是——嚴大哥嗎？

卡 是他。

李 甯你好，咱們老沒有見了。

嚴 好您了，李嫂。

李 我說這不是你們正做工的時候，你們怎麼有工夫上這兒來歇着。

卞 我們打天亮就做工，到了九十點鐘照例息息再做。我們也是怕熱，順道兒下來到樹林裏坐坐涼快涼快的。您不是要舀水嗎？

李 是呀，可是這山溪都見了底了，那有一滴水？

卞 這一帶是早沒有了，上去半里地樣子還有一個小潭子，本地人把它叫作小龍潭的。多少還有點兒活水，您要水就得上那邊兒舀去。

李 可是累死我了，再要我走三兩里地，還提留着水吊子，我的胳膊也就完了！

卞 那您坐坐吧，這石頭上倒是頂涼的。

李 多謝您了，卞爺！

卞（看嚴，嚴面目嚴肅）這麼着好不好，您一定要水的話，就讓嚴老敢上去替您取吧。

李（大喜）唷，這怎麼使得！嚴大哥不是一樣得累（看嚴，嚴不動）不，多謝您好

心，卞爺，我還是自己去吧。……

卞 要不然就我去吧。（向李手取水吊）

李（遲頓）我怎麼讓您累着，我的卞爺。

卞 咱們跑路慣着的，這點兒算什麼。（取水吊將行，嚴向卞手取水吊）

嚴 師父，還是我去。

卞（略頓）好吧，你去也好。

李 太費事了，嚴大哥，太勞駕了！

嚴（已走幾步，忽回頭）師父，您還是在這兒耽着，還是您先回去？

卞（視李）快點兒回來吧，我在這裏等着你哪。

（嚴目注卞李有頃，自左側下）

（卞李互視，微窘，李坐石上）

李 卞爺，您不坐？

卞 我這兒有坐。

李 卞爺，您老太太近來身體遠沒有從前好了似的？

卞 差遠了。

李 阿明那孩子倒是一天一天長大了。

卞 長大了。

李 孩子倒是真機伶。

卞 機靈。

李 奶奶一個人要管他吃管他穿的，累得了嗎？

卞 頂累的。

李 卞爺！

卞 李——七妹！

李 街坊誰家不說卞爺真是個好人。

卞 我？

李 可不是，您太太真好福氣。

卞 死了還有什麼福氣？

李 人家只有太太跟老爺守節的，誰家有老爺跟太太守節的——卞爺，您真好！

卞 嚙……

李 真難得，做您太太死了都有福氣的……

卞 嚙……

李 可不是，女人就怕男人家心眼兒不專，俗話說的見面是六月，不見面就是臘月，誰有您這麼熱心？

卞 七妹！

李 卞爺！

卞 (頓) 您幾時回家去？

李 您幾時回家去？

卞 我明兒不走後兒走。

李 我那天都可以走，您帶着我一夥兒回去不好嗎？上回我跟王三嫂回得家頂晚怪怕人的。有您那麼大個兒的在我邊兒上，我什麼都不怕了。——

卞 老敢該回來了吧。

李 他倒是腿快，卞爺您真有心思，省了我跑，這大熱天多累人。回頭他回來了，您就陪着我上我姑母家去喝一杯茶不好嗎！就在這兒，不遠兒的。

卞 我不去吧。

李 那怕什麼的。那家子又沒有人，您喝口水再回去做工不好？

卞 嚙……

瞎（似夢）你們不問我，我還不說哪，誰願意多嘴多煩的？

（卞李驚視。嚴提水吊自左側轉上，汗滿頭面，卞李起立）

嚴 來您了！

李 這不太勞駕了，嚴大哥！（向卞）您們走吧。

嚴 師父，您還上那兒去，今兒您不該雕完那尊像嗎？

卞 我陪着李嫂去去就來，你先回去吧。

（卞自嚴手接水吊，與李自右側下。嚴兀立目注二人，作沈思狀。）

嚴 糟！

瞎 （挈絃起立）下雨，下雨，下血吧，下雨！（彈絃自右側下，絃聲漸遠。嚴

兀立不動，幕徐下。）

第三幕

佈景

卞昆岡家，如第一景。院中置長桌設筵。卞娶李七妹後，卞母卽死，是日爲卞生辰，其工友及隣居羣集爲卞祝壽。幕升時酒已半酣，卞昆岡居中坐，左七妹，右阿明。外客嚴老敢外有石工甲乙二人，隣居王三嫂，及尤某共八人，分座左右，兩端右坐嚴老敢，左坐尤某。

幕起時鬧酒聲喧，工友甲乙正勸卞盡杯。七妹默坐無言，偶目注尤某，嚴老敢覺之，亦鎮靜寡言笑。

甲乙（全）王三嫂，你說對不對，今兒個卞老師非得厥開了大喝。他們結了婚就爲老太太故了，咱們也沒有得喝一回鬧酒，今兒個可得盡興的鬧一鬧哪。這生日

也不比往常的，今日個不樂那天去樂。王三嫂，卞老師，喝，喝，大家麻俐點兒。……直着嗓子，來，我喝個樣兒給你們看看！乾……乾！卞老師，怎麼了，怎麼了，不乾我們可不答應……（卞乾杯）。

甲乙（相視私語）好，第十八杯了！

卞（醉）喝，喝，還得喝，酒來，酒來！

李（止之）少喝點兒吧，又該撒酒瘋了！

卞（起立）哈哈，你們聽見了沒有，她要我少喝點兒，怕我發酒瘋？我老卞今兒個還是第一天快活，不暢開了喝一個痛快怎麼着？老太太在着，她許不讓我喝酒，你（指七妹）怎麼能不讓我喝酒……你不讓我喝，我偏喝。來，老韓，給斟上了，滿滿的，來，大家來。王三嫂，您也來一口吧，大家湊合熱鬧。尤先生，不要那文縐縐的，也得來一杯。老敢，你怎麼了，乾坐着發楞，有什麼心事了嗎？哈哈哈哈，來來來，大家來！（喝）乾！（合座皆舉杯，甲乙歡呼，尤

略附和，王三嫂亦醉笑。老敢獨喝悶酒，不笑亦不語。七妹擎杯不飲，若有所思。阿明注視其父，訝其變常。（又沒有酒了！（取酒器給七妹）勞駕太太，再給我們燙一罐來，熱熱的。（七妹接器起離座，悻悻然，目瞟尤某，入屋內。）阿明，阿明，你奶奶呢？你奶奶呢？

阿明 奶奶？奶奶不是在大佛寺嗎？奶奶早死了，爸爸！

卞 死了，娘，我的親娘，你兒子沒有孝順着你，你老人家怎麼的就去了！娘呀！

王三嫂 娘，卞爺，這怎麼了，真醉了嗎，大喜日子哭什麼了？老太太還不是頂有福氣的，你哭什麼了？別，回頭七妹又該多心了，咱們今兒個算是替你們賀新房哪，韓大哥，對不對？

甲乙 可不是鬧新房來了？咱們且不走哪，今晚要鬧得你們睡不了覺，您試試，哈哈！

卞 新房，誰做了新郎了？

甲乙（互語）他真醉了！誰做了新郎了，這多可樂？卞師父，你猜猜誰是新郎？哈哈！

卞（愜悅）阿明，我要看你的眼睛，我要看你娘的眼睛，你娘的眼睛。（抱阿明）你們看看，這孩子多美，這雙眼睛多美！誰是新郎，倒運的！

（時七妹已取酒就席，聽卞言，怔立其旁，卞諦視之，忽笑作媚語）我說是誰，原來是青娥。青娥，我的妹子，我的太太。這是我我的兒子阿明，你瞧有這麼大了，多美的一個孩子。你不疼他嗎，你怎麼不親他？

阿明 爸爸，你怎麼了，你認錯人了，她不是我的娘，她是你的新娘子，我沒有娘，我沒有娘！（伏卞胸前啼。座客皆驚詫）

七妹（憤甚妬甚，冷笑）好兒子，好太太！本來末，死骨頭都是香的！咱們那配？卞（愜悅）青娥，青娥，你不要罵我，你不要怪我，不是我無情，那是老太太她非得我……她說阿明不能沒有娘，好孩子，他這算是有娘了，哈哈！（對

七妹）青娥，你，你怎麼的不說話呀？

李（厲聲）別你媽的活見鬼了！你老娘是活人，不是死鬼，什麼青蛾黃蛾的，你上墳堆裏找去，纏不了我！（離座去棗樹左側，尤走近之，嚴注視）

尤（低聲）不要在這兒鬧。

李你瞧，這我怎麼受得了！也是我倒了霉了！（繞樹出木門，尤隨之，時座客紛紛勸卞，有私語者，有囑取茶解酒者。阿明亦離座四望，嚴在其耳畔密囑，阿明亦出木門去。）

（卞蹣跚離座，倚棗樹上，老敢緩步行近，以手撫其肩。）

嚴師父。（卞不應）師父！

卞（舉頭望嚴，無語，眼含淚。）

嚴要茶不？

卞老敢——

嚴 我扶您去睡吧，

卞 老敢你——你不要笑我！

嚴 師父說什麼！

卞 我沒有聽你的話——

嚴 師父，耐住點兒。

卞 錯了，錯了！

嚴 耐住點兒。

卞 娘呀，我的娘！

嚴 看老太太分上您也得忍耐。

卞 我不怪你，娘，我怪我自己。是我糊塗，沒有聽老敢的話……青娥，你一定怪我，笑我，我是活該，活該……可是你也應得可憐我，我知道，打頭兒我就知道我不對的，我的良心並沒有死，是我一時的糊塗，現在懊悔也嫌遲，娘，

青娥，你們都得可憐我，我……

嚴別！師父，客人都走了。（時座客王三嫂及甲乙見卞醉態表示驚訝，相約不別而去，臨行向嚴作手勢會意）您也該息息了，這酒喝的太多了。

卞……可憐我……阿明，我的寶貝。你們放心，我看着他，我活着就爲他，我領着他，疼他，誰都不能欺他，誰敢我就跟誰拚命，他是我的性命……老敢，你幫着我，這世界上我再沒有親人，除了我的孩子。你是我的朋友，好夥計，我知道。（攜嚴手）你一定忠心到底，你是我的臂膀！

嚴放心，師父，老敢不是好惹的，誰敢！咱們明兒回山裏去，什麼也惹不了咱們。娘們就是那心眼兒小，不用跟她們一般兒見識，那犯得着？

卞我那阿明呢？（叫）阿明，阿明！

阿明（自門外奔入，伏卞身上）爸爸，爸爸，我在這兒哪！

卞（喜）好孩子，好兒子，你上那兒去了？

阿明（驚惶狀）爸爸！

卞 怎麼了？

阿明（急看木門外）爸爸，他們說着話哪！

卞 他們說着話，誰是他們？

阿明（遲疑，看嚴）爸爸你可不許告訴——

卞 告訴誰？

阿明 告訴新媽媽，回頭她打我！

卞 傻孩子，爸爸自然不說。他們是誰？

阿明 我新媽媽跟那姓尤的？

卞 她跟那姓尤的？

阿明 是。新媽媽不是罵了爸爸嗎？她就出去，那姓尤的就跟了去，我也跟了去，

他們走到那井邊就站住說話了。我呀，爸爸，我就躲在那顆樹下，他們沒有看

見我——

卞 噫，孩子，怎麼樣？

阿明 他們沒有看見我，我想聽聽他們說什麼話。我心裏可真害怕。

卞 你聽到他們說什麼了？

阿明 我沒有聽見。

卞 笨孩子！

阿明 他們是這麼曲曲曲曲說話的。兩個頭碰在一起，誰知道他們說什麼了。

卞 那末你一句也沒有聽見？

阿明 我就聽見提我的名字。

卞（驚） 提你怎麼了？

阿明 他們不喜歡我，恨我。我怕，爸爸！

卞 乖孩子，他們不能欺負你，有爹爹哪；還有嚴叔叔，他是你的好朋友。

阿明（看嚴笑）嚴叔叔好！

卞 他們還說什麼了？

阿明 他們也說爸爸。

卞 說我怎麼樣？

阿明 他們也不喜歡你，他們恨你，我看他們說話的神兒我就知道。爸爸，你怕不怕？

卞（沈思有頃）孩子，那姓尤的常來我們家嗎？

阿明 我，我不知道……

卞 你知道，怎麼不知道，來，告訴你好爸爸，乖。

阿明 我說了新媽媽要打我。

卞 你說吧，有什麼事？全告訴爸爸。

阿明 我告訴你你不能讓新媽媽知道。

卞 說吧。爸爸不在家，那姓尤的不時常上咱們家來嗎？

阿明 他不來，他白天才不來哪。

卞 難道他晚上來？

阿明 總要天快黑他才來，偷偷的也不像個客人。他一來就在咱們的門上打兩下，新媽媽就著急似的趕出來，不是靠在木門外面就在這樹背後站著說話。他們且說哪，老說不完。他們先不讓我看見，我可早看見了。有時候他們在這裏說話，我在外邊玩兒了回來，我就偷偷的躲在一邊看他們。

卞 他們怎麼樣？

阿明 他們倆頂要好的，新媽媽跟他且比跟爸爸親熱哪。

卞 他們知道你看見了他們沒有？

阿明 他們先不知道，有一天我正想偷偷的進屋子去，給他們看見了，新媽媽就叫我，待我頂好的，那晚上，她後來問我認識那個人不，我說不，實在我早認識

的，他還不是那開雜貨舖的，白白的臉子，頂討厭的。媽就告訴我不許我對爸爸說他上咱門家來，說了她不答應我，要打我，我就說我不說，她說好，乖孩子，明兒給你做件新衣服穿，這不就是她給我做的吧，爸爸你看，頂好的！

卞 還有怎麼樣？

阿明 到明兒我到那雜貨舖門前去玩兒，那姓尤的就叫住了我，給了我一包糖，可不好喫，我先不要，他一定要我要，塞在我口袋裏。隨後他來就不避我了，有時他也到媽屋子裏去，見了我就哄我。我可不喜歡他，見了他我心裏怪害怕的，我直想對爸爸說，新媽媽可老是嚇呵我，不讓我言語，我今兒可給說了。爸爸，還是爸爸頂好，我見了新媽媽也真害怕。爸爸不是頂喜歡我的眼睛嗎，

她呀——

卞 (急) 怎麼樣？

阿明 她可頂不喜歡我的眼睛。

卞 你怎麼知道？

阿明 也不知怎麼的，我知道她就不喜歡我的眼睛，我知道。

卞 你明兒跟我們到山裏去好不好？

阿明（喜跳）好極了，爸爸，好極了，爸爸。嚴叔叔，你們非得帶我去。爸爸老答應我，可老不帶我去，我不愛在家裏耽着。我害怕。

卞 爲什麼害怕？怕什麼？

阿明 家裏沒有爸爸，多不好玩兒。我怕新媽媽，她不疼我，我也害怕那姓尤的。嚴 有我哪，你怕什麼的？

阿明（狂喜）唷，你們聽呀！

卞嚴 聽什麼了？

阿明 老周來了？

卞嚴 誰是老周？

阿明 那彈三絃的。聽，那不是他彈着來了！

（三絃清切可聞，音調急促而悲切，三人凝聽有頃，卞嚴若有所感。）

阿明（跳起）爸爸，我去叫他來好不好？

卞 你怎麼認識他？

阿明 嚙，他待我頂好的，除了爸爸，就是他待我好。他每天都得打咱們門口過，彈着三絃，好聽極了。我就跟他說話，他說話頂好玩兒的，講故事，說笑話給我聽，我不是笑就是哭，哭了他就摸我的手，又說笑話！非得把我說笑了，爸爸，咱們倆才好哪。他也讓我到他那小屋子裏去，好玩極了，什麼都沒有的，就是一地的草。他也讓我弄他的三絃，他說他要教我，爸爸，你讓不讓我學，有他那麼會彈多好玩！

卞 小孩子胡說胡跑的，不許你跟生人亂說話。他要是個拐子呢？

阿明 他不是拐子，他是個好人。有一回新媽媽讓他進院子來不知說什麼了，我沒

有聽懂，他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新媽媽就生氣了，把他攆了出去，不許他再來。他倒沒有生氣，他真是個好人。咱們讓他來吧。

（絃聲又作，調變淒緩，似已走遠。）

卞 別讓他來了，他已經走過去了。

阿明 那讓我到門口去望望他。

（阿明正開木門，七妹走進，阿明驚，退回卞處）

阿明 新媽媽回來了！（小語）爸爸，你可別說！

七妹（悻悻然舉目看院內）好，酒鬼倒全溜了！

卞（厲聲）你罵誰！

七妹（驚）還在哪，我當是全死完了！

卞（厲聲）過來！

七妹 你叫誰？

卞 叫你，叫誰？

七妹 我不是在這兒嗎，有什麼說的？

卞（起立行近，七妹微却步，嚴攜阿明手，阿明作懼態）我明兒一早回山裏去！

七妹 我沒有留你！

卞（聲和緩）你——你得好好的替我看家。

七妹 誰偷了你的！

卞 一個人得有良心，我沒有待虧你。（聲啞）

七妹 這有什麼說的。

卞 你知道我一生的寶貝就是阿明。當初我要你也爲了他。我娘說小孩兒非得有個母親，又說你怎麼的能幹，會當心人，我才娶你的。

七妹 好，你不要我我怕沒有飯喫了吧！

卞（高聲）你聽我說。你已嫁了我，就得守我們的家規。我們家雖是窮，可是清

白。老太太的勤儉你是知道的。你現在是我們家主婦，是阿明的娘，你聽着了沒有？是阿明的娘。我把我的家，我的孩子交付給你，你的責任可不是輕的。我不常在家，你得替我看好家，看好了我的孩子。要有什麼差池，哼，女人，我可不能跟你干休！

七妹 唷，你這話多好聽！倒像是我敗了你的門風，害了你的孩子似的！好，要我看好了這樣，看好了那樣，我可受不了。你要不放心，你自個兒看去，我，我才不來管你媽的寶貝！（急步進屋）

（卡怒極，握拳露齒，嚴與阿明趨擁之）

嚴得，師父，跟娘們有什麼說的。天快晚了，咱們溜踏溜踏去。（挽卡手同出木門去，阿明獨留台上，張顧左右，欲隨去，復止，欲進屋，復止。）

阿明 我害怕！

（三絃聲忽作，近在門際，阿明喜躍起，趨門，見瞎子立門外，露笑容。）

阿明 喔老周！

瞎子 他們呢！

阿明 全跑了！

瞎子 好孩子，跟我來吧。

（阿明回頭探望，悄悄出門隨去。同下。三絃聲復作。）

台上空有頃。李七妹自屋內出，見無人，趨木門外望，口作吁嚮，尤自屋右側轉出。）

李 進來吧，沒有人。

（尤進門，二人作親暱狀，同至台左側。）

尤 可別惹那姓嚴的，他那凶相兒可怕。

李 你朋兒晚上來吧，他天亮就走。

尤 小心，那小孩兒沒有說什麼話吧。

李 我恨極了那小雜種了，我們非得收拾他那雙眼睛，我就恨毒了他那雙眼睛！你說的那個東西別忘了！

尤 下得了手吧？

李 怕什麼的，又沒有破綻，咱們也好廠開了玩兒。

尤 （涎臉）你讓我廠開了玩兒！（李笑拔其頰，幕下。）

第四幕

佈景

卞昆岡家內景。左側一門，垂有布簾。設備簡樸，一壁懸佛及觀音像。一壁供卞母靈位。桌凳而外靠左側有一小榻，上鋪布被。右側門外卽前幕庭院。壁角雜置石作刀鋸器具。

幕啟時七妹獨坐右門側縫衣，頻轉眼望左門，面有得意色，間發冷笑，忽起趨左側揭門帘探身內窺，復歸坐，微喟。戶外有剝啄聲，七妹微驚，急起馳出，偕尤某同入。

七妹 誰讓你這時候來的？叫他給碰着了又該我倒霉？
尤 我知道他不在家。

李 你怎麼知道？

尤 今兒早上我看他們師徒倆騎着驢往西邊去的。

李 你知道他們上那兒去的？

尤 求那老道去了。

李 那一個老道，你怎麼知道？

尤 就是西山脚下火神廟裏修行的老道，會治病的。昨天我在茶館裏聽見村東那姓陳的對姓嚴的說讓老卜去試試那老道，又說非得一早去，遲了老道就不在家。又說他靈著哪，什麼疑難急症大夫治不了他全能治，他有的是古怪的秘方。今兒我起一個大早，果然見他們倆奔喪似的跑了去。（四顧）唉，那小的呢？

李 （口掇向左屋）在裏面。

尤 咱們說話他聽得見嗎？

李 我才看過，正睡着哪。昨晚那瘋子哭了一宵，那小的也哭，哼，哭死也哭不活

那媽的烏珠子，倒鬧得我一宵也沒有睡好。說是，倒有你的，那東西真見效！

尤 敢情，咱們動手的事兒沒有錯兒。他疑心不？

李 誰疑心？

尤 你說的那瘋子？

李 他是粗心大眼的，就是急，簡直是瘋了，可不是，這幾天他壓根兒沒有喫一碗飯！他那瘋勁兒可受不了，也算是我活該倒霉，你瞧，我這兒一個疤（指頸根左側）可不是，這事我還沒有告訴你哪。

尤 （撫其頸）粥粥！真的有一個血印子，那是怎麼來的？

李 他生日那天不大發酒瘋嗎？要不爲那次發瘋，當着衆人面叫我下不來，我還不下毒手哪！那晚上更可笑了。我氣極了晚飯也沒有喫就上床睡了，他回來自個兒弄的飯喫。後來他也來睡了，還來黏着我，我直沒有理他。好，到了半夜，你說怎麼着，他又見鬼了：打頭兒先是青鵝白鵝的胡叫，一忽兒手伸來了，直

摸我這兒，嘴裏說「讓我親親你那小多多兒，讓我親親你那小多多兒」……你說是什麼，還是老太太告訴我的，他的前妻的頸子上長這麼一顆黑痣，他管它叫小多多兒。我沒睡着，直不言語，他老摸，摸來摸去的，小多多兒摸不着，倒摸得我怪癢癢的。我再也耐不住，我就罵。一罵他也醒了，一醒他就恨，本來他是恨極了我的，就拉着我使他那狗牙狠命這麼一咬，媽呀，差點兒一塊肉都叫他咬掉了，直痛了我好幾天，你說多氣人！本來你那東西弄了來我還有點心軟，讓他這麼一瘋，好，我再不給他顏色看怎麼着！

尤 敢情你有理！可是當初誰教你嫁他的？

李 (臉紅) 什麼當初不當初的？你拿着這小拐杖幹什麼了？

尤 (笑) 唷，我倒忘了，這是我送你們家的節禮！

李 什麼喇？

尤 你家出了一個小瞎子，走道兒不用得着它嗎？我還是親手做的哪。

李（笑）小鬼倒真會……唷，什麼了（聽。携尤同趨左門揭帘內窺，復輕步走回右側）

尤 睡得着着哪。老七，你說咱們這事情不礙吧？

李 他倒是容易對付，瘋一陣，癡一陣，也就完了。倒是那姓嚴的，你別看他長相粗，他有時心眼兒倒是細。打頭兒我就不敢正眼望着他。他對那姓卞的倒真是忠心，比狗還忠心，單說這幾天爲了那小鬼，連他都急得出了性了。前兒個有天他帶住了我——

尤 怎麼了？

李 沒有什麼，他沒有敢明說，他彷彿是替他師父來求着我，說他是個好人，全村子都看重他，他這份家現在全得靠我，小孩沒有親娘也是怪可憐，這個那個的說了一大篇。他說話都抖着的，聽得我心直跳，就像他早知道咱們要來玩一手似的，你說怪不怪？咱們第一得防著他。我看他也注意你，你沒有覺着生日那

天老望着你嗎？

尤 不錯，那姓嚴的是討厭，我見他也有點慌。他那兩隻大眼睛直瞅着你，什麼都叫他看透了似的。他們這回回來怎麼了？

李 這回回來自然忙着那烏珠子。什麼法兒都試到了。前兒個也不知聽了誰的，拿一個什麼，那長長毛的刺蝟，活着的，就這麼手拿住用刀拉出那皮裏的油，說可以擦得好。又一回更膩了，我想着都膩，姓嚴的去街上捉了一個小黑狗，拿他活剝了皮，血呀，拉拖了一地，那狗要死不死刮淋淋的叫，才叫得人難受，就拿這活狗身上剝下來的皮給蒙著那孩子的腦袋上，說這樣什麼眼病都治得好。

尤 有效沒有呢？

李 有效？有效還不錯哪。白糟蹋了一條狗命，多造孽。你說老道能治嗎？

尤 老道，嘿！老仙爺老佛爺都治不了！

李 這家子我的日子可也過不了了。

尤 咱們再想法子，幹了小的再幹老的——

李 吁，你聽，這不是騷鈴兒響嗎？你快去吧！

尤 （倉皇出門）明兒晚上——

李 去吧！（尤下，七仍坐原處縫衣）

（鈴聲漸及門，卞嚴同上。卞面目憔悴，衣服不整，嚴較靜定，然亦風塵滿身。）

卞 （入室喘息有頃，周視室內）怎麼了？

李 （冷）什麼怎麼了？

卞 阿明怎麼了？

李 我知道他怎麼了！

卞 （厲聲）他上那兒去了？

阿明（七未答，阿明自內室）爸爸，我在這兒睡着哪。

嚴 他睡着哪。

卞（音慈和而顏色悽惶）你睡着哪，好孩子，你爸爸出去替你弄藥回來了。（急步入內室）孩子！

（嚴挺立室中，目送卞入內室，復注視七妹有頃，移步近之。七妹縫衣不輟。）

嚴（鄭重）師母！

李（驚震，舉頭強笑）唷，老敢，你也回來了，你們上那兒去了？

嚴 山裏去——爲阿明求治。我說師母，不是我放肆說句話，做人不能太沒有心——太沒有情……

李（強笑）唷，這怎麼了？

嚴 我是個粗人，我也沒有家，我一輩子就敬重卞師父一個人，爲了他的事情，我

老敢什麼時候說拚命就拚命。可憐他運氣是夠壞的，死了太太，又死了老太太。阿明是他的性命，偏偏又是這怪事的眼睛出了毛病，說不定這眼睛就治不回來，我怕很難……

李 可不是你們也算盡了心了，什麼法兒都試到了，他還是不見效，那有什麼法兒想呢？

嚴 真可恨，也不知怎麼會有這怪事兒的，總不能是有人暗地裏害（聲沈着）他吧，爲什麼好好的眼睛忽然的變壞了呢？（目注七）

李 （低頭）真是，也不知怎麼了，你們上回離家的那天都還是好好的不是？你說有人算計他……

嚴 嚙……

李 別是那老瞎子吧，有人說瞎子要收徒弟就想法子挑聰明的孩子給弄瞎了，他們爲了自己就顧不得人家，阿明那孩子生相也怪，他就愛跟那老瞎子說話玩兒，

誰家孩子都不能跟瞎子親熱不是？

嚴 快別這麼說，那老周是好人，他跟這家子又沒有仇又沒有恨，他那會下這樣陰險的毒手？

李 唷，這誰知道，常言說的人不可以貌相，我就最討厭那班走江湖的。……可不是嗎，他初來的時候，我還讓他上咱們家算命來着，他打頭兒說話就有點兒怪，他說什麼喪門白虎，年內一定見血什麼一死的兒胡話，我聽氣極了，就把他攆了出去，準是他記恨了。偏偏阿明那孩子一聽着他那倒運的三絃，就非得跑出去跟他胡扯，我看他準有點兒嫌疑。

嚴 天有報應，誰造孽誰受報，王法到不了的時候自有天條，也用不着咱們胡冤枉人的。倒是老師他，我看是太可憐了。他本來是最敬佛爺的，這回他簡直是痛傷了心，阿明要是不好，他，他就此發了瘋都說不定！原來他過廟總是要拜廟的，今兒到山裏去，他對着火神爺土地直罵，他說他一輩子親手造了好幾處

廟，親手雕了不知道多兒個的佛象，又是逢山拜山，見廟進香的，誰想好處不見，反而家裏出了這希奇的事情，他怎麼能不怨，他怎麼能不恨？不說別的，你不看他這幾天簡直連飯都不喫，晚上覺都不睡，眼睛裏直冒火，說話聲音都是發抖的，人家說話有時他都聽不真，師母你又是這燥脾氣，沒有得好臉子給他看，可是除了你，師母，還有誰能幫着他一點。我怕我們再不想法子舒疼舒疼他，他要再有什麼長短，師母……

李（低頭不語有頃，微露焦躁。）我明白你的意思，老嚴，可是這話你別用跟我說，單瞧他瘋勁兒，誰受得了他的，我是受夠的了！

嚴 那你……

（卞自內室出）

嚴（轉向卞）怎麼了？

卞 那符我給化在水裏給他吃了。

嚴 你沒有忘了那小包硃砂吧？

卞 沒有忘，你進去看看他去。

（嚴入內室。卞行至佛象前，握拳作憤怒態，繼低頭似自艾，復至靈位前，對遺象凝視，搖頭示感。忽轉身冷笑，七妹驚顧。）

卞 （指靈位）怎麼，老太太這兒茶都不用供了！活人你不管也罷了，連故世人的面前你都不該盡一點心嗎？（七不語）阿明，多活靈的一個孩子，我交在你的手裏，好好的一雙眼睛，怎麼會出這怪病，我不在家，你可在家。（憤）我不問你問誰！（七不語）我這輩子就有這一個孩子，又是這雙眼睛（悲），這雙眼睛，叫我怎麼能不心痛？（七不語）老太太，娘呀！你想不到吧，你去了不到幾個月，我們家就變成了這個樣兒，一杯茶水都沒有人管。（七不語）還有阿明，我也無非顧着您的意思，算是有了一個娘，多少可以看着他一點，唉！娘，他眼睛都快瞎了！（七不語）好，你沒有得話說，你也該慚愧了吧，

女人！阿明的眼睛要是好不了，哼，你看着吧！

（卞訴說時七表情由羞轉怒，正欲發作，嚴自內室出，七逡巡出門去。）

嚴師父，阿明說他眼睛不痛了，他要到外間來。

卞（喜）怎麼，不痛了！好，你扶着他出來。

（嚴復入挈阿明出，阿明眼上包有白布，一手拉嚴手，一手向前捫索，卞感情激動。）

阿明 爸爸！

卞 孩子，怎麼了？嚴叔叔說你說現在眼珠子不痛了，真的呀？

阿明 是不痛了，爸爸。

卞 腦袋也不昏了？

阿明 不昏了，我現在頂快活的，我一定會得好的。（略頓）爸爸！

卞（蹲伏把阿明手）孩子，怎麼着？

阿明 爸爸，你不要難過，你難過我更難過，爸爸！

卞 孩子！

阿明 我眼睛是一定會好的，爸爸。爸爸最愛我的眼睛，我知道。

卞 孩子！

阿明 爸爸，你放心，我的眼睛一定不能有毛病。我要是沒有這眼睛，爸爸你也不疼我了，那我還不如死了哪。

卞 親孩子！

阿明 爸爸你也不用跟新媽媽打架。新媽媽不在屋子裏嗎？

卞 她才出去，不在屋子裏。只要你乖乖的好了，爸爸自然不難過，回頭我讓嚴叔叔買糖給你吃。

嚴 準是那老道的符有點兒道理，怎麼吃了那符水一陣子就不痛了呢？

卞 也許佛爺保佑。我們把他包的布去了看看好不好？

嚴 去了包布好不好，阿明？

阿明 好，去了試試，這回我一定看得見了，這回打你們回來我就沒有見過你們。

快去了吧，爸爸。（卞嚴合蹲侍一邊，卞解去布縛，手發震。）

阿明 怎麼爸爸你發着抖哪？

（布已解去，阿明雙目緊閉，卞嚴疑喜參半。）

卞嚴 （全）阿明！你慢慢的睜開試試！

（阿明 （徐張眼，光鮮如故，卞狂喜）

卞嚴 （全）阿明，你看見我們不？

阿明（微蹙）我——見。

（但眼雖張而瞳發呆，卞嚴相視。卞以手指劃阿明眼前，不瞬。）

卞 你真的見嗎？

阿明 不——我會見的，爸爸。

卞 那你現在還看不見？

阿明 我——見。

（卞躍起，趨室一邊，倚壁上）

卞 明兒你見我不？

阿明 （循聲音方向舉手指）你在那裏，爸爸。

卞 （復樂觀）老敢，你知道，他初睜開，近的瞧不見，遠的許看得見。
嚴 這許是的，你再試試他。

（卞空手舉起）

卞 阿明！

阿明 （現笑容）爸爸！

卞 我手裏拿着什麼東西？

（阿明略頓）

嚴 你爸爸現在手裏拿着什麼東西，你看不看見？

阿明 （微窘）我看——見。

卞 那你說呀，我手裏是什麼？

阿明 （似悟）一根棍子！

卞 （極苦痛）天呀！（更不能自持，抱頭伏牆泣。嚴亦失望。阿明倉皇，伸手向空摸索。）

阿明 爸爸，爸爸，別結，別結！（幕下）

第五幕

景如上幕

幕起時台上全黑，惟左側內屋有油燈光，屋外有風雨聲，院內大棗樹鳥咽作響。風雨稍止，院外木門有剝啄聲，七妹自左側內室馳出，偕尤同上。

尤 喔，好大雨！我全濕了。

李 怎麼早不來，我還當你不來了哪。

尤 我還有不來的！

李 快脫了你的笨鞋，再進我屋子裏去，糊憐的！（摸一椅使坐）

尤 （坐脫鞋）脫了鞋又沒有拖鞋。

李 房裏有他的鞋，你正穿，就這穿着襪子進去吧。

尤 那小的睡了吧？

李 早睡着了。他就睡在這榻上。

尤 瘋子幾時回來？

李 還說哪，他明兒一早就回來，你今晚不到天亮就得去！

尤 不走怎麼着？

李 別胡扯了，快進去吧！

（尤七同進房，油燈亦滅。風聲又作。月光射入，正照阿明睡榻。房中有猥褻笑語聲，阿明驚醒，起坐呼喚。）

阿明 媽，媽媽！（聲止）媽媽你睡着了？（復睡下。褻聲復作，阿明疾坐起。）

媽媽，你那兒是誰呀？是誰跟你說着話哪？別是爸爸回來了吧？是爸爸回來怎麼沒有來看我？我曉得了，我瞎了眼，爸爸也不疼我了，我早知道他不疼我了！媽媽，媽媽，我怕，我害怕，我什麼也不見！（屋外風怒號）這風多可

怕，像是有好多人喊救命哪。媽媽，你怎麼也不答應我，我才聽見你說話的，我又不是做夢。媽媽，爸爸！媽媽，爸爸！我怕呀，我怕！（睡下取被蒙頭有頃，襲聲復作，復坐起，舉手摸索啜泣。忽抬頭睜眼，目光炯然，似有決心，潛取衣披上，摸索床頭得杖，移步反門，手觸簾，作闖人狀，復止，轉步摸索出右門去。目光轉闇，風勢復狂。）

李
（自左室內）別鬧了，不早了，趁早走吧！

（尤自室內出。捫索而行。）

尤
這多黑，天還沒有亮就趕人走！（及門）摸著了，我走了，啊。

（尤出門，即遭狠擊。）

尤
啊呀！（撲擊聲）

李
（自內驚問）怎麼了？

尤
哼，是你啊，小鬼！

李 (已出房) 誰?

尤 (氣喘) 那小王八，小壞蛋，小瞎子，他，他想打我哪……不要緊，我已經帶住了他了……你再兇，試試，好，好胆子，想幹你的老子！

阿明 (嘶聲，極微弱，似將斃然) 爸爸！

李 (亦在門邊) 把他帶進屋子去！

(尤七共曳阿明入內，時天已黎明，屋內有光，隱約可辨，戶外風拂樹梢，作嗚咽聲。)

尤 (喘息) 小鬼，你兇！

李 別掐他了……呀，怎麼了，阿明，阿明！不好了，死了！

尤 詐死吧，那有這麼容易，我又沒有使多大的勁。

李 阿明，阿明！你摸摸，氣都沒了，這怎麼辦？

尤 死了也活該，誰讓他黑心要害人？

李 你倒說得容易。這事情鬧大了，怎麼好？瘋子一回來，我們還有命麼？

尤 別急，咱們想個主意。

李 你害了我了……

尤 別鬧。咱們把他給埋了，就說他自個兒跑了好不好？

李 不成，他們找不着他還得問咱們要人。

尤 咒他媽的，咱們趁此走了不好嗎？

李 上那兒去？

尤 趕大同上火車到北京去，不就完了？

李 你能走嗎？

尤 還有什麼不能的！快吧，遲了他們回來。你東西也不用拿，我有點兒錢，我們逃了命再說罷。

李 （指阿朋）他呢？

尤還管他哪，讓他躺着罷，自然有他老子來買棺材給他睡。天不早了，我們走罷。

（尤曳七踉蹌奔出，天已漸明，阿明橫臥地上不動，三絃聲忽起，阿明蘇醒，強支起，手捫喉際，面上有血印污泥。）

阿明 爸爸，爸爸！你來吧！你怎麼不來呀！（復倒臥）

瞎（捫索入門）我早知道這家子該倒運，我早知道！阿明，阿明，你在那兒哪？

（杖觸阿明。）這是什麼？阿明！（俯身摸之）可憐的孩子！凶惡的神道，要清白的小羔羊去祭祀——這回可犧牲着了！（坐地下，抱阿明頭，置膝上，撫其胸）阿明，阿明，你有話趁早對我說吧。麻雀兒噪得厲害，太陽都該上來了。昨天晚上刮了一宵的大風，一路上全是香味：殺人的香味，好淫的香味，種種罪惡的香味。可憐的小羔羊，可憐的小羔羊！醒罷，阿明。

阿明（微笑）是你呀，老周？

瞎 除了我還有誰，孩子。

阿明 你是怎麼來的？

瞎 我聽見小羊的叫聞，我聞着罪惡的香味。

阿明 你說的什麼話？

瞎 下雨，下雨，這回可真下了血了。

阿明 你說的什麼話？

瞎 你爸爸幾時回來？

阿明 他今天回來，也許就快回來。

瞎 你覺着痛不？

阿明 我覺得倦，可是我很快活，有你來陪着我。

瞎 你有什麼話對你爸爸說，孩子？

阿明 對他說，我愛他，好爸爸，對他說，我想替他殺那個人，可是我氣力小，打

不過他。對他說我見了我的親媽，我的眼一定看得見了。對他說，我要見他，可是我倦極了要睡了。對他說，我——愛——他——好——爸——爸……

瞎 還有什麼說的，孩子，慢點兒睡。

阿明（音漸低）我——也——愛——你——老——周。我——想——聽——你——
彈——聽——你——唱——我——要——睡——了……

瞎（取三絃調之）好，我唱給你聽。（彈三絃，曲終阿明現笑容，漸瞑目死。）

歌：——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瞎 阿明，阿明！（撫其頭面，及胸。）去了，好孩子！（抱置懷中。）張目前

望。若有聽見，面有喜色。）再會吧，孩子！（戶外聞急驟鈴聲）最後的人回來了。

（卡嚴入室，見狀驚愕，木立不動。）

瞎 （自語）走的走了，去的去了，來的又來了……

卡 （走近）阿明，阿明！

瞎 他不會答應了。

(卞疾馳至內室，復馳出，聽瞎子自語，立定，嚴見尤所遺雨鞋，檢起察看，點頭似悟。)

瞎 我聞着罪惡的香味，我聽見小羊的叫聲。走的走了，去的去了，來的又來了。

卞 (張眼作瘋狀，嚴伸手欲前扶持之，復止。) 哈哈！我明白了！

(卞握拳露齒，瞞目回顧，見壁間佛象，逕取摔地上，復趨靈趨前，伏案跪下。)

(長號) 媽呀！(踉蹌起立，雙手抱頭，行至阿明橫臥處，伏地狂吻之。) 阿明，阿明，我的親孩子！(復起立。狂笑) 哈哈——哈哈——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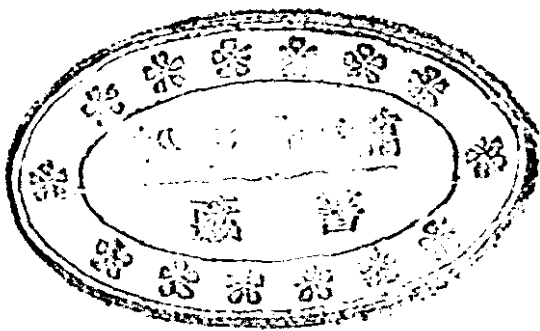
(自語) 走的走了，去的去了，來的又來了(忽示決心，疾馳出門。)

嚴 (卞狂叫時木立不動，似有所思，見卞出，驚叫) 師父，不忙，還有我哪！

卞 (復入，立開口) 老敢！(嚴未應，卞復馳出。嚴隨出。戶外有巨聲。)

瞎 好的，又去了一個！

嚴回入室，手抱頭悲痛，忽抬頭。趨壁角檢得利刀，環顧室內，疾馳出門。）
瞎 好的，報仇！好的，報仇！血，還得流血！（撫阿弼）好好睡吧，孩子，沒有事了！（取三絃彈，幕徐下。）（完）



一九二八年七月初版

實價四角半

版權
所有

著者

徐志摩
陸小曼

發行者

新月書店

總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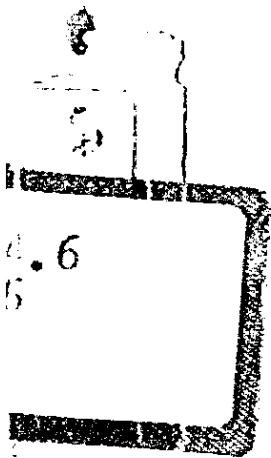
上海望平街
一六一號

新月書店

82

282990

4



4.6
5